

当代艺术批评家丛书
DANGDAI YISHU PIPINGJIA CONGSHU

许宏泉

边缘语录

XU HONGQUAN
BIANYUAN YULU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SICHUAN CHUBAN JITUAN SICHUAN MEISHU CHUBANSHE



当代艺术批评家丛书

许宏泉

边缘语录

许宏泉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语录/许宏泉著.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7.5

(当代艺术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5410-3263-9

I. 边… II. 许… III. 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2718 号

当代艺术批评家丛书

许宏泉

边缘语录

责任编辑:李咏玫 汪青青

责任校对:培 贵

责任印制:曾晓峰

出版发行: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610031)

印 刷: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210mm×145mm

印 张:7.5

字 数:194 千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10-3263-9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在信仰与文化之间(代序)……………1

这片画坛

- 批评的尴尬与批评的境界……………14
- 关于王朔对美术的开骂……………18
- 这片画坛(49则·选)……………21
- 国画在当代……………59
- 矫情还是愚妄……………62
- 范曾的“八大山人”……………65
- 陈说黄宾虹及其他……………69
- 黄宾虹是皇帝的新装……………74
- 写意的意义及其他——关于《21世纪中国实力派青年山水画邀请展》的感言……………84
- 吴藕汀画展前言……………88
- 现代水墨画的现代问题……………91
- 谈“画道”……………97

画史重评

- 民国歙人书家概述……………104
- 黄宾虹书法和书论……………119
- 梅清散论……………124
- 写生·写心——戴本孝黄山之行及其《黄山图册》……………131

齐白石、黄宾虹册页、信札、诗稿作品联展读后感·····	137
黄宾虹花鸟画读后札记·····	142
关于陈传席《画坛点将录——评现代名家与大家》的对话 ·····	148
与苏立文的即席对话·····	155
他为黄宾虹而活着——献给赵志钧老人·····	161
画坛民间——关于叶小舫·····	169
皖中已经无“山人”——也谈葛介屏书法兼及当代书法困境 ·····	174

画外卮言

2005年画坛记忆·····	178
鉴定家啊！鉴定家！·····	182
收藏家与摆谱·····	185
千万别迷信鉴定家·····	187
眼光很重要·····	190
是批评还是上纲上线·····	192
画下去——给自己画册写个前言·····	194
中国画与中医·····	197
推墙·····	200

边缘人语·····203

校后记·····233

在信仰与文化之间(代序)

地点:北京万科星园《边缘·艺术》编辑部

时间:2004年10月28日

徐聚一:今年上半年我们访谈了那么多人,今天你不妨也被访谈一回吧!

许宏泉:今年快成访谈年了,访谈了那么多人,几乎快要成为“娱记”了,也不能叫“娱记”,应该叫“艺记”。体验一把“被访”的感觉也很不错吧?!

徐聚一:你是因何机缘来北京的?

许宏泉:决定来北京是2000年5月。不过,在前一年的春天,我自黄山下山,在苏州呆了一段时期。本来是想定居或者说是寄居在苏州的。因为苏州这个城市我非常喜欢,除了水乡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之外,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有我不少的朋友。后来,因为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工作室,希望我参与一些策划。但正准备进京的时候,我却突然不适,算是积劳成疾吧。接下来的情景你是知道的,你与香洲兄陪我一道去青岛“休整”。一折腾就是一年。

所以到了2000年5月才到北京赤手空拳。来北京后主要是

做两桩事，第一桩事情是编辑和组稿《中国名画家丛书》。这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案头工作，因为久未工作的压抑过后，一旦工作起来，干劲还蛮大。第二桩事情是参与了一起文化商业活动，策划当代名家画瓷。

徐聚一：你刚到北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许宏泉：我想，做文化的人都是向往北京的。但我来时这种向往是没有的。因为以前虽然不住在北京，却经常会出差来北京。因此也经常与漂在北京的艺术家们有较多地接触。他们在北京的那种挣扎，那种艰辛，那种无奈，我也是深有体会的。他们虽然是为了文化来到了北京，但是，他们始终好像一个农民工或者小保姆一样，他们始终成不了“北京人”。他们始终是漂泊的文化人。所以我到北京时，不会是充满希望的，甚至觉得北京也没有什么可牛逼的。我在黄山也好，在苏州也好，在北京也好，都是在做我的事，混我的饭吃而已。所以我并没有抱着什么样的希望。当然，北京的地方毕竟更大一点，自由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些，相对而言反而容易独立些。你知道，我生性是个好独立的人。

不久你也过来了。我相信你也非常了解这种状态。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北京仍然是我寄寓的地方，和我在黄山在苏州时一样。

徐聚一：这种认识与选择，可能让你觉得持守边缘立场更为有理，更为合适？

许宏泉：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才会始终持守一个边缘人的身份，也始终能站在边缘的视点上，去观望、去认识、去理解、去评判当下的现状。正是在边缘上的行走，使我对生活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所以我不存在什么失落感，也不存在什么无奈，更没有什么怀才不遇的感觉。我觉得种种现象的存在，中心的存在，主流的存在，时髦的存在，各种各样现象的正常与不正常的存在，我觉得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是很正常的。正是种种现象构成了如此复杂的庞大的千奇百怪的北京大都市的文化现象。在其中的边缘现象我觉得最有意思而乐在其中。

徐聚一：你会将边缘的立场边缘的视点与边缘身份一直持守下去吗？

许宏泉：我想我会的。我觉得我不会主动地或者被动地走向中心。

徐聚一：你的主观是这样没错。但不知哪日边缘变成了中心，你咋办？

许宏泉：要从头来梳理一下边缘与中心的概念。什么叫边缘，什么叫中心，我觉得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我觉得我的心态可能始终是边缘心态。我会强烈地拒绝那种主流的中心感。我会拒绝被招安甚至“软招安”。因为我看到当下的文化人一个个地被招安或者软招安，我感到很可悲，也很失望。

徐聚一：边缘立场并不是你刻意地经营，更因为是你的性格脾气都适合。中心，主流了，你可能会浑身不自在。而边缘可以到处游走，不必在那里拿腔拿调。

许宏泉：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涌向中心的是喜欢看热闹赶潮流的人。但边缘却是可以冷眼观世的，是自信胆大不为主流所动的。所以，只有胆大清醒的人他才敢行走在边缘。

徐聚一：所以他不必以中心虚假的热闹来欺骗自己。

许宏泉：这么多年下来，你我一样，一直在持守一个边缘立场，尽管充满着说不出道不明的酸甜苦辣。但是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乐趣。

徐聚一：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加以正视的，就是选择边缘状态与边缘立场，也必须有一个能支撑的背景，除了前面谈到的认识、思考、取向、性格、意趣等诸多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关键吗？

许宏泉：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动力与支撑，可能与我们的信仰有关。中国当代的文化人，最缺乏的可能不止生活的资源和文化的资源，最缺乏的是信仰这个精神的资源。如果没有涉及精神与灵性的层面，我觉得任何文化行为都将是没有根基而苍白无力的，不可能永恒的，它只会是顺着潮流大势而走的表面、浮面的东

西。永恒的文化，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在于它背后有一种博大深沉的谦卑。

徐聚一：你刚才的高调只是说到了一个精神层面，那么作为低调的特质层面，比如钞票，对你的边缘状态与立场有何作用与关系呢？如果没有经济做支撑，你能始终边缘吗？为了特质、生存，有时候你可能不得不违心地去与主流周旋呀！

许宏泉：对生存问题，我从来不是采取一个非常积极与强烈的态度。比如说吧，我不会与我许多物质上很富有的朋友去攀比。去羡慕什么现代化的生活，比如别墅、名车。但是我相信上帝爱我，只要我们在努力，我们不会连生存的基础都不存在。如果你以为你是有才华的又积极面对生活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不至于是一塌糊涂的。我觉得北漂艺术家中，可怕的可能不是正常人的生存危机，而正是信仰危机。他们的生存问题是他们精神颓废信仰缺乏而造成的。甚至是灵魂的堕落，才导致了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一个不能生活自守的人我想艺术也不会好到哪去。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凡·高的年代，你也不是凡·高。

当然，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在不失去我的底线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委曲求全的事，有时为“孔方大爷”不得不迁就一下，折腰一下，但是做这些事情必须有一个原则与底线。如果相违背就宁可不做。

徐聚一：快“人到中年”了，你一路过来，有哪些师长影响过你？

许宏泉：文学与绘画我从小就喜欢，可能喜欢画画更早一些。为什么会喜欢绘画，也是莫明其妙的。我生长在农村，我的父母是没有文化的种田人。我身边的其他人，也是没有什么文化可言的。可我自小也受到过一点熏陶，那便是听大人们讲述历史故事及当地的民间传说。

直到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是一位美丽的下放知青，她的男朋友会画画，她的弟弟也会画画，我多多少少在兴趣上会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等到上中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全县知名

的画家。那时我也不是直接地跟他去学画画，但是他对我的影响非常重要。比如，我就是在他家的墙上第一次看到了黄宾虹的山水，我问他这是谁，他说是黄宾虹，我当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黄宾虹。罗（积叶）老师是林散之的学生，所以他会经常谈到黄宾虹的笔墨问题。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了黄宾虹，知道了画画要讲笔墨。我还听到了他从林散之那里听来的黄宾虹对林说过的“画语”。比如说，学画要先学王原祁、董其昌，千万不要学吴湖帆，不能学石涛，石涛的画是不能学的，等等。尽管我当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种根基上的影响对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可惜罗老师在非典时才五十多岁就英年早逝了。

后来，我做过乡村教师。那时我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那时，我对文化与知识充满了饥渴，但那时并没有多少好书可以读到，就见到什么读什么，如饥似渴地读，也没有任何人逼你，也没有任何人指导你去写什么，只是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免不了摹仿各式各样的潮流与时髦来写东西。所以所有投稿，都被退了回来。但是现在想想这真是非常幸运的事，如果那时就发表了，那么我今天一定会非常后悔，因为那时写的东西不是个东西呀。

再后来，我开始漂泊，湖北、江苏。真正地走出家乡去谋生了。一直到了1987年又重新回到老家，在县城开了一个裱画店。这时在我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两位重要的人，我们当地人都叫他“麻怪”，他叫麻嘲炎，香泉人，所谓怪，大约是他生性孤傲，有点“嘲炎”的意思，也是林散之的学生，在政协从事文史工作，字写得极古意。他对我的生活与治学都很关心，如同严父。另一位是安徽省博物馆的石谷风先生。我写的第一篇所谓艺术方面的论文，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对我说，你喜欢写文章又喜欢画画，为什么不去做艺术史的研究？他说你们家乡就有一个大画家，叫戴本孝，你应该去研究他。于是我便开始了对戴本孝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我虽然没有进过专业的学校，但是我在石先生那里所学到的却是非常专业的研究方法。石谷风先生跟随黄宾虹先生十几年，他

对美术史的研究、对考据学都有深厚的功底和经验。我在他那里得到的益处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没有石谷风先生,没有这些老师,我不可能做成这么多的事。为了研究戴本孝,他和麻老一起陪我去了迢迢谷考察。我又去了黄山,北京图书馆也来了两次,数年之后才自费出版了初稿。直到2000年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时候,我又重新整理,正式出版。接下来,我将着手整理戴氏父子的诗文集校注。另外,对戴本孝同时代的新安画派中一批画家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这方面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著作,但我认为还不够到位。而现在不少研究者着重经世致用,这种吃力又不讨好的工作他们是不愿意做的。当然也就涉及一个财力与才力的问题,怪不得他们。

徐聚一:除了以上的这些师长之外,近年来还有谁影响了你?

许宏泉:因为从小就喜欢,所以在从事画史研究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对于绘画可以说是“此心不死”。其实,文字与绘画,我始终是交替进行着的。上世纪90年代初,已为人父便要养家糊口又再一次走出了小城,来到了黄山。说起来是为了文化艺术,实际上还是为了谋生。自1989年起,我因参加黄宾虹研究会年会,与徽州的一些老先生有了交往,像汪孝文先生、汪世清先生等人。通过《徽学丛刊》,我与吴香洲开始交往。大约1993年,在他家里我见到了一幅画。这幅画强烈地触动了我的思考。以前那么多年来,我尽管与当代的大腕名家——所谓的吧都有过交往,从南到北的所谓当代名家。但引起人注意的作品却没有打动过我。直到看到香洲家里的这幅画,我才觉得这才是我正要追求与寻找的。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吴藕汀老先生,当时他大概八十岁左右。我有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从香洲家里看了一夜吴藕汀的画,第二天凌晨五点就赶到南浔去拜访这位老先生。

认识吴藕汀先生,对我来说在各方面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当然这跟我的选择也是有关系的。

徐聚一:那么其他对你也有过影响的师长朋友有哪些人呢?

许宏泉: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除了影响深刻的师友之外,肯定

还会得到更多的师长与朋友们的影响和支持。比如说,我在黄山的时候,对我非常关心和支持的就有南京的亚明先生、陈传席先生和在深圳的画家李世南先生。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藕公说得好,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谓“行万里路”不是到处去写生——这是今人粗浅狭隘的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交际。这种交际对我非常重要。

我们之间的交际就何等重要,有了这种交际才会有我们的《边缘·艺术》。像吴香洲、范笑我等等朋友间的交往。关键是志趣相同。到北京之后又有一些新的朋友,像余杰等人。最起码要有共同的志趣与共同的信仰背景的存在。

徐聚一:来北京之初甚至来北京之前,你写了不少比较尖锐的艺术评论文章。但是这两年来这类文章写得反而少了,是何原因使你淡化了自己批评家的面貌?

许宏泉:批评家也未必。以前可能是少年气盛,对当代的文化艺术现状有点愤世嫉俗的意气,所以不得不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这样的文章。以至于不少人以为我说得好听是一个勇于讲真话的批评家,但更多人以为我许宏泉,当然你徐聚一也是一样,是喜欢骂人的批评家。一直强调批评的《边缘·艺术》也被他们说成是一本骂人的杂志。我觉得这种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爱护。这种批评其实仅仅是一个读画的文化人一种观点的坦诚的流露。就像是指出皇帝没有新装的说了真话的那个小孩而已。可悲的是,他们还不允许这个小孩的存在。近两年这样的文章写少了,一是我致力于《乡事十记》的写作,再一个就是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绘画上去了。所以,倒不是“江湖闯老了,胆子变小了”,或者变得世故了。当然也有接触信仰的缘故,他使我们的批评将不仅是疾恶如仇,而更多的是爱的话语。

徐聚一:有信仰了,就不开火了?

许宏泉:我可能在反思,并不是要放弃批判。沉静过后,也可能火力更猛了。但这种批评的形式肯定不会是以往的年少气盛

了。这种批评的背后,将会有强大的爱的力量与宽容的襟怀来作支撑。

徐聚一:毕竟已非年少,身体的变化对你的写作与艺术带来什么影响呢?

许宏泉:说有变化是肯定的。说有影响则要看怎么去理解它了。以前可能张扬激情,以一种为艺术而献身的不顾一切的姿态去做。但现在我可能会更冷静,我需要做什么,需要读什么书,需要写什么样的东西,怎么去写,怎么去画。当然,说这种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是进入老年状态了。其实是我反思以前那种被别人赞为大无畏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一种浮躁与急功近利。不顾一切地去努力工作是一桩可怕的事情。

徐聚一:你已经受洗,认定了一个信仰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终于找到了一个真信仰,成为了基督徒。那么这之后,你的文化取向、艺术取向等各方面将会有有什么变化呢?

许宏泉:这种变化对我来说,将是很深的。但是一时之间有不少人还可能是难以理解的。比如同样是作为一个搞艺术的生活状态,在我就可能将会彻底改变,将会有所不为,强调“分别为圣”。崇尚圣洁的生活。

就文化艺术而言,我可能会在信仰的基础上来反观我们的传统。这种反观可能正是非基督徒所难以触及。我在这里一时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比如,对所谓的“天人合一”,对所谓的“道法自然”等等的体会,我可能将会与别人有所不同。

徐聚一:你的绘画历程也不短了,刚开始的时候又是一直跟当代的书画名家来往。当时肯定要受他们的一些影响。你是怎样来反思这些影响,而现在又是怎样看中国画的?

许宏泉:和许多画家一样,以前我也接触了从古到今的大量的艺术品,也做过所谓的博采众长,实际上是好坏一把撿。甚至当代的一些名家也会影响到我。直到本世纪初开始与吴藕汀先生频繁往返交往之后,我才重新调整了艺术追求的思路。而这之前我基本上是一个打乱仗的局面,所谓个人风格,现代水墨等等赶时

流的事情我也做过。这虽然浪费了我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可能就没有我今天对吴藕汀先生的深刻认识。在绘画上对我产生最直接最强烈影响的人物,就是黄宾虹与吴藕汀。至于我个人的绘画,我觉得文化的支撑是很重要的。当然这种文化不是仅指做几首诗题一段跋这些浅层的表面形式的东西,它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体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再一个就是笔墨,笔墨之所以被争来争去,就因为无法绕开它。黄宾虹对当代绘画影响非常之大,对他的研究,墨法更被关注,而笔法一层至今仍不够深入与重视。而对笔的认识我觉得正是当代的弱项,当代绘画存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字:薄。也就是我们常常要在各种场合提到的一个“坚挺”的问题。自黄宾虹以后,中国的传统文人画、山水画,又接着被吴藕汀先生延续深入与推进。

还有像刘知白先生等,对传统的热爱和艺术才情的张扬,都将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徐聚一:你对自己以后的艺术文化走向,像诸如“个人风格”、“时代风貌”等问题,难道想都不想吗?

许宏泉: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我所要所能考虑与追求的。这是自自然然、水到渠成的事。尤其是中国画,它是一个漫长的“人书俱老”的过程。

徐聚一:对于别人,“个人风格”找到了,“时代风貌”具备了,你难道毫无触动?

许宏泉:我非常欣赏吴藕汀老先生面对这个时代而说的一句话“我不会画画”。我觉得绘画这个东西纯是为了表达自我的性情,我想画的时候就画。我在《自说自画》里已经说过,我无意于“风格”,也没有刻意地想去要成为一个画家。

徐聚一:“时代风貌”与“个人风格”本不该是一个画画的人所要考虑的问题。

许宏泉:我所想到的依然就是笔墨。所谓“气韵”,我且可认为“气”就是笔,“韵”便是墨。另外还有一个选择问题,我没有选择要

做一个有志进入美术史的画家，我也没有选择要做一个进入市场的画家。这样我就无所谓了。我对画还是一种边缘心态。就像我写《乡事十记》这个“笔记体”的小说时，我无意去成为一个作家。

徐聚一：对于基督教的信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感兴趣。但由于他们自以为是的德性与浮躁肤浅的习性，以及放弃思考的惰性，终于只是以一种能看透看穿的真理在握的姿态，将一种信仰误以为是一种外来文化。当然，基督教信仰确实也带来了其附属的文化。也同样是肤浅的人，竟将这种文化当做了信仰。他们以能进入或仅仅还只是了解这种文化而沾沾自喜，并以此傲人，甚至据此来批评本土文化。而这种批评从一开始就已经误将本土文化认作了一种信仰。所以这种批评又必将引起沉浸并热爱本土文化的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与排斥。

信仰与地域文化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死对头。因为文化本身，压根儿就无法承载信仰。把文化当死对头的人，一是他信仰的信身微弱，二是他对文化的认识片面肤浅。文化充其量是一种所谓修身养性的取向与意趣罢了，要在文化（包括哲学、神学）中得着属灵的新生命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对一种文化趣味的沉浸赏玩与信仰毫无矛盾。得信心得智慧得能力的人，反过来会让一种文化趣味为传播信仰服务，并彰显文化趣味中可以属灵的部分。我以上的思索，其实是因你对本土文化与西来信仰问题的关注而展开的。你之所以会关注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是来自于你此前对本土文化的深刻了解。而你因此好像对西洋文化没有多大的热情。对西洋文化的热情远远不如你对本土文化的热情。这一点我向来很欣赏。比如吴香洲，他对西洋文化更是排斥甚至反感，他对本土文化的向往就很有有一种纯正性。所以他不会在乎西洋文化，对那些得点西洋文化的皮毛就沾沾自喜并以此傲人的，他只会暗暗发笑，因为他至少能非常清楚而确切地知道这样的人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必定粗浅之极。那么你在进入信仰以后，又是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呢？

许宏泉：本土文化与基督信仰及外来文化的问题，在我接触

到基督教以后,就一直反复地在思考。甚至这个问题也曾成了我要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障碍。我们到底要不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重新审视,甚至于颠覆。而我对西方文化并没有排斥的心态,也不是说没有热情。比如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主要的阅读都是欧美的小说,也算是赶“阅读世界名著”的时髦吧。包括西方哲学、美学的书也都在读。但那时对基督教信仰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也是最多将之理解为西方的一种文化。加上我对本土文化的喜好,刚开始肯定会成为我的信仰障碍。但渐渐地随着我对信仰的认识,我觉得信仰与本土文化之间并没有矛盾,信仰不是文化,而是一个精神层面与灵性层面的问题。

徐聚一:基督教信仰承诺并真的能给人一个灵性层面的新生命。又因为这个新生命的得到,会使你原来的肉体都因此而改变,让肉体层面上的生命也得到更新。而一切的文化,无论东西,都不可能给人新生命。从积极方面看它最多起到一个调节、协助与通道、方式的作用;从消极方面看,它往往沦落为自我麻醉的自欺欺人的一个虚伪的表面。既然有真信仰,那么对一切文化都不必惧怕与排斥,而是应该加入发掘与运用。

许宏泉:当然在信仰与文化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肯定选择信仰而非文化。文化里面也确实有它很多负面的甚至于消极的垃圾东西,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里始终有着一种无法忽视的事实,即其奴性。

徐聚一:单就对文化的选择而言,由于每个人的取向、意趣与性格的不同,就有了选择的不同,你不可能全盘接受。也有可能因为信仰的关系,导致你更喜欢本土文化了,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也更精深了。

许宏泉:对本土文化热爱也好,对外来文化热爱也好。无论是绘画还是在文化研究这方面,我甚至主张纯粹性。在文化上我不太主张什么接轨的东西。比如我写小说,所取之法恰恰是被当代作家所忽视的明清笔记体。我不会因为信仰,而赶时髦模仿翻译腔的西洋小说,我可能关注的是西方文化中关于生命意义的探索

及其人性的关注。所以这个信仰非但没有成为我理解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障碍,反过来更有益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研究,因为信仰给了我更大的空间与更多的视点。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没有必要去忌讳文化。包括对属于佛教、道教的文化,我也会产生兴趣并加以研究。也正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我与自然更亲近了。我画花花草草,我觉得这是上帝创造的生命,我带着一种清纯美好荣耀上帝恩典的心态去表达它,所以我对于每一棵花花草草的小生命都赋予了一种诗意的美好情怀。但是我的表达手法,却追求更加传统、更中国、更本土化。我觉得上帝让东西方两种文化并存,一定有他的道理存在。

徐聚一:就像同是人类,却有黄、白、黑种之分。

许宏泉:对。上帝不会将它们混为一谈。将信仰与本土文化对立改为信仰与本土文化融合,这也是我们当代所谓文化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可做的工作。